

◆ 长安静美 / 译

◆ 小峰元 / 著

第 十 九 届 得 奖 作 品

江戸川乱歩奖精选

讲谈社独家授权（中文版）

德米基阿 人杀刀借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阿基米德借刀杀人

小峰元 著
长安静美 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吉林省版权局图字:07-2001-58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户川乱步文学奖精选:1/(日)阿部阳等著;汪仲等译. —长春市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1.4

ISBN 7-5387-1535-5

I. 江… II. ①阿…②汪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日本-现代 IV. I313.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6765 号

江户川乱步文学奖精选(一)——阿基米德借刀杀人

作 者:小峰元

译 者:长安静美

责任编辑:郭力家

责任校对:郭力家

装帧设计:李 栋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5638648)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刷:康华印刷厂

开 本:787×1092 毫米 32 开

字 数:161 千字

印 张:8.75

版 次:200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8000 册

书 号:ISBN 7-5387-1535-5/I·1480

定 价:60.00(全四册) 本册:15.00

目 录

少女死去	1
少年中毒	40
青年失踪	78
幼儿无心	121
老姬谢函	159
母亲包庇	213
尸体呻吟	247
解说/大内茂男	273

少女死去

1

丧礼肃穆、盛大，同时带了点适当的阴郁。

“真是不错的丧礼。”

老字号葬仪社的会场负责人有感而发。

“最近这么讲究的丧礼还真是越来越少了。”

鱼列而入的拈香队伍一断，葬仪社的人员便斜着眼睛，一边察看回礼用手帕的余数，一边压低音量聊将起来。

“不管是地点、参加者或时间都安排得无懈可击呢。”

地点在大阪丰中市的高级住宅区，两排街道寂静得任诵经的声音遥遥传出。时间是昭和四十七年（一九七二年）十月三日。说不上阴晴的秋阳不冷也不热，正适合穿丧服。这种天气对在门前等着祭拜的人而言，真是再好不过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对于出乎意料之外冗长的经文，大家也都没有丝毫不耐的神色，反而表情庄严肃穆，完全符合丧礼的需要。

死者是柴本美雪，丰能高中二年级，十七岁。主丧的是美雪的父亲柴本健次郎，五十一岁，柴本公务

店的社长。参加丧礼的人大致可分成三类：一是美雪的高中师友；一是和健次郎有公私交谊的朋友；再来是柴本公务店的员工。

“年轻小姐伤心的模样，不管什么时候看都叫人心动。”

葬仪社工作人员卷起黑色双排扣制服的袖子，一边将花圈、花篮排列整齐，一边继续窃窃私语。

“搞不好真正伤心的也只有这些小女生。”

“或许这是她们第一次尝到人世无情的滋味。”

“不过，”其中有一人迅速将视线转向女学生的队伍。“我还真想让这些小女生体验一下‘情爱’的滋味，赚她们几把激情热泪。”说罢，嘿嘿嘿的低笑了起来。

“对了，”另外一个人压低声音说：“死者会不会没有‘那个’经验就死了？”

“也许吧。不过也不尽然，现在十七岁的孩子可不简单喔。”说着，嘴角泛出邪淫的笑意。

“太不像话了。现在是工作时间哎！”

“就是工作时间才好啊。对葬仪社而言，出席丧礼的人选，没有比女学生更好了。忧郁中带点恰到好处的娇媚，能把丧礼的气氛带到最高潮。如果全都是老太婆就差远了，只有老太婆的丧礼总是阴沉沉的，叫人一点干劲都没有。”

丧礼的队伍移动了一下位置，引起好戏上场前观众席间常有的一阵小小骚动。

“出棺了！该我们忙啰！”

葬仪社的工作人员收紧表情，拉下一张肃穆的脸，向参加丧礼的队伍深深的一鞠躬。

麦克风传出主丧者健次郎沉重有力的声音，悲伤中掺杂着目中无人的霸气。不过，与其说悲伤，倒不如说那是建筑商特有的一种低沉噪音。

“小女美雪因病早夭，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空前来参加丧礼……”

健次郎说“因病早夭”，时，刻意提高了声调，使得笼罩在高中生队伍的空气，忽然无声的动摇了一下。是吗？这个动摇轻轻扩散着质疑。

这个疑问掠过几个高中生的脑际，互看了一眼之后，彼此又匆匆垂下眼睑。这一瞬间的动摇安静无声，弱到不成气候，但跟健次郎站在一起，用手帕掩住口鼻的妻子祥子，却因此产生难以克制的激动。这份激动，让人感觉到她不是想大声疾呼什么，而是用一种严厉的沉默在兴师问罪。

——有没有人，不，或许大家早就知道美雪的死因。

祥子恨恨的咬着手帕，心中翻搅着的熊熊怒火盖过悲伤。祥子想要呐喊，想要对着低头肃穆的学生队伍呐喊：

“是谁？是谁逼死了美雪？是谁杀死了我惟一的儿女？”

——美雪什么都没说便黯然死去。际遇这么悲

惨，连在一边冷眼旁观的凶手名字都没留下，一味任自己受到欺负、受到伤害而痛苦不堪。到底是谁？是谁杀死美雪的？我有权利知道凶手是谁，更有权利复仇。不！应该说有义务为美雪复仇。

祥子死命的紧咬住手帕，不是为了塞住呜咽的声音，而是为了避免忍不住放声呼喊。手帕撕裂的声音从牙齿传到耳朵，使得健次郎“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空前来参加丧礼”的致词，在她耳中听来虚空至极。

——感谢什么？凶手就在眼前，感谢什么？凶手一定在心中讥笑你庄重的致词！说什么因病而死！生什么病？你为什么这么在意世俗的眼光？为什么不替美雪讨一个公道？

祥子强压住心中一不小心就会爆发出来的怨恨，抬头望向健次郎。健次郎则回以冰冷的眼神。

“走吧。”健次郎轻轻拍拍祥子的肩膀。“上车吧。送送美雪，送她到那个永远不必再受苦的地方。”

健次郎加重放在祥子肩膀上的臂力，那力道仿佛在催促祥子，同时他又低声说：

“后面的车塞住了，我们得快点。现在这滑稽的丧礼还在进行，主角是我们，伤心或是生气都无济于事，只会让丧礼进行得不顺利。”

祥子硬被推进车内，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健次郎不想替美雪讨回公道吗？看着女儿被人玩弄致死，难道他竟没有勇气生气？祥子看着透过车窗向人群答礼的健次郎，猛然觉得他像一头污秽的野兽。

随着车队离去，参加丧礼的队伍也纷乱四散。有人肆无忌惮的打哈欠，礼成了，该尽的义务也尽了，众人的表情慢慢开朗起来。

其中变化最大的就是丰能高中的学生。刚刚笼罩在整齐队伍中的僵硬空气，一下子便回复了生气。

“她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……”

有一个学生轻轻吟唱。这是首流行歌，却没有让人觉得不庄重。对这些高中生而言，那些难以理解的吊词或经文，还不如这首流行歌曲更适合为亡友送别。而“不带走一片云彩”的部分仿佛最能表达同学永别的思念之情，一下子好几个人都跟着唱了起来。

内藤规久夫也是其中的一个。高中二年级说起来属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过渡期，有些人还停留在少年阶段，但有些人已长成挺拔的青年。内藤是属于前者。肌肉还没长全的薄弱胸肌，正说明他的稚气未脱。不知是不是为了表达追悼死者的强烈情感，他一再、再而三的哼唱这个旋律。

“那首歌早就过时啦。”

回头一看，柳生隆保正露出他洁白尖锐的犬齿，微微的笑着。他的四肢发育良好，像新生的竹子般充满活力。虽说仍是少年，却已一步跨进青年的阶段。

“不过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毕竟你好像很喜欢她。”

“拜托你别乱说好不好。”

“哟，这么容易就生气啦，看来我是说中你的心事了。”

柳生又再一次露出他的犬齿，志得意满的笑道。

“你有没有听说有关她生病的谣传？”

柳生压仰了声音。虽然是一句问话，但从他含笑的嘴角说出，更像是在谈论蜚短流长。内藤敏感的察觉到柳生的目的，头左右摇摇，并看着柳生，催促他继续说下去。

“其实也都还是未经证实的谣言啦。不过听说她堕胎失败……”

“堕胎？你是说她怀孕了吗？”因为不自觉提高了声音，内藤慌张的捂住嘴。柳生似乎乐见内藤惊讶的表情，盯着他接着说：

“堕胎当然是怀孕啰。你听说过盲肠炎堕胎的吗？虽然柴本家对外宣称美雪是因为动盲肠手术失败才死的，可是你相信吗？现在是什么时代了，再怎么样的蒙古大夫也都还会割盲肠吧。”

内藤盯着柳生充满笑意且微微泛红的姣好唇形，仿佛看到什么可憎之物似的问他：

“那传言有没有说让她怀孕的是谁？”

“那干了好事的家伙啊？大概只有她才知道啰。不过她没说出那个人的名字就死了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你脸色很差耶！”

柳生像要看透内藤的心一般，故意问他，眼神幸灾乐祸，一副乐见对方惊愕的表情。

“根据可靠的消息——当然说是这么说，但我不一定相信就是了，据说让她怀孕的是她的同学。不过

没有人能确定到底是谁。”柳生再一次皮笑肉不笑的牵动嘴角。

内藤还想再追问下去，但葬仪社的人抱着花圈、花篮，慌慌张张的挤开内藤冲了过去。他们必须在死者家属从火葬场回来以前，撤去会场的布置并做完清扫工作。特约的外送餐馆这时差不多也将做好的餐点装在车上准备出发了。若能在死者家属、亲友回到会场的时候，将餐点备妥并安顿在毫无香火味的席位上，那么这家葬仪社就算是顶尖的了。

祭坛一下子就被拆得七零八落。一个人灵巧的将东西收进纸箱后，另一个人便小跑步将纸箱放上卡车。承包葬仪社搬运工作的芳野宏六有条不紊的将纸箱堆放成长方形，并安置在卡车上。

“像这种规模的丧礼，七个人怎么忙得过来，至少得配个九个人吧。”坐在驾驶座旁的芳野用手掌顺势擦了擦脸上的汗水，对司机说。

“你看，都秋天了，我还流这么多汗。社长就是这么抠，我这个葬仪社员工都快因为工作过度而翘辫子了。”

“这么一来，社长又可以因为你的丧礼再赚一笔了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两人哈哈大笑的时候，会场主任大贺跑过来，敲敲助手座的车门。

“营业课刚才传话来说，这个祭坛明天还要用，所以不要卸货，就这样开进车库放着，知道吗？”

“OK，OK！生意这么好，还真可喜可贺。”

“神经病！别胡闹了。”

大贺左右望了一下附近参加丧礼的人，担心有人听到芳野的胡言乱语。

“我可没胡闹啊。能办这么大的丧礼，相信丧家一定是个大财主，这么一来，给主任的红包可不会一两张钞票就打发了吧。”

“建筑商不过是靠着房地产热赚一笔罢了，却处处喜欢摆阔，我看主任，你不好好敲他一笔怎么行。”说着，司机也开始帮腔。然后猛踩油门，发动引擎。

“我刚刚听到一些学生谈话的内容。”司机转动方向盘，巧妙的避开参加丧礼的人群。“这个女孩好像不是普通生病死的。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？病还分普通或高级的吗？”

“别插嘴嘛，你就这坏习惯！”

“别生气，那些学生说些什么？”

司机把方才听到的话复述了一遍，才刚说完，芳野突然敲着方向盘，喊了一声“停！”几乎就在同时，煞车声响起。

“怎么了？你别吓我。”

“我想了一下，我根本没必要到车库去，反正东西只要放着就好了嘛，你就让我在这里下车回家，行吧？”

“是没关系啦，要不我干脆送你回家好了。”

“那倒不用，我还有点事要办。说这样啰。”

芳野将工作服的上衣换成西装，从助手座跳了下来。看着卡车开远了之后，又快步走向刚刚一路开过来的路上。走了一会儿，参加丧礼的人三五成群的映入眼帘，跟几组人擦身而过后，芳野拍了拍一个人的肩膀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对方转过头来，芳野问道：

“你是丰能高中的学生吗？”声音咄咄逼人中带点威严，跟刚才和司机胡诌时的态度判若两人。

“你刚参加完柴本美雪的丧礼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年龄差距造成的威严与压力，使少年显得有些手足无措。

“我不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，只希望你帮我一点小忙。”

芳野从外衣内袋拿出黑色的笔记本说：

“这里不方便谈话……”

说着，便走向旁边的岔路。他踩着自信让对方跟得上脚步，头也不回的一迳往前走。少年怯怯的向四方投注求援的眼神，却不巧都没有见到熟识的面孔，所以脚步就自然的跟着芳野挪动。转进岔路之后，完全不见其他人影，这时芳野使用一种缓慢但不容支吾其词的语调说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……内藤规久夫。规久夫怎么写？”

早暮的秋阳，将两人的身影拉得长长的。

2

铁门轧然关上之后，点火开关立刻被按下，火一点燃，焚化炉隆隆作响的声音便不停的鞭打着祥子的耳朵。美雪在哭，祥子心想。祥子耳边甚至听到美雪正在疾声呐喊：“我不想死！”在此同时，和尚的诵经声仿佛企图消除这些幻听般随之而起。低吟的经文节奏单调，安抚着死者不要哭泣，并慰藉家属不要悲伤。不过，那缺乏抑扬顿挫的旋律，几几乎要让人怀疑，这些诵经声是不是在为家属的哭泣声和音。诵经声音高扬起来的时候，祥子耳中传来跟经文节奏冲突的喃喃自语。

“美雪，我一定帮你讨回公道！”

这声音充满冒犯经文的怨气，祥子不由自主的一转头，耳朵刚好碰到健次郎的嘴唇。

——老公！

“美雪在焚化炉里哭，哭着要我们为她报仇。”

健次郎双唇不知所的自言自语，嘴唇仿佛因怒气而痉挛般的直打颤。他的失态，让人无法跟丧礼时稳若泰山的健次郎联想在一起。祥子静静的，但是却用力的握住健次郎的手。

“我们走吧。这些经文毫无意义，我想美雪也不会听的。”

坐在车中，两人四目相对。霎时，健次郎没来由的觉得眼前的祥子，目光好美。哭干了的眼睛，刚刚还空洞无神，毫无光彩且失去意志，但现在，祥子的眼睛却凝视着他，闪闪发亮。

——好美的眼睛。她总是在重要的时刻，闪耀着这种眼神。

健次郎没发现，他自己也是这种眼神，只是直愣愣的注视了祥子好一阵子。

“你刚刚说的话是真的吗？”祥子用恢复平静的声音说。

“美雪陷入弥留状态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下定决心了。为美雪、为你，也为我自己，我都有义务把凶手找出来，讨回这个公道。”健次郎凝视祥子的眼睛，咬牙切齿一字一字用力的说得清清楚楚。

“对不起，我好像误会你了。”

“误会？喔，丧礼的时候你似乎对我很不满，可是我除了这么做之外，别无他法。我绝对不能让亲戚们知道美雪的死因，要不然一定会变成一个天大的笑柄。对我的亲戚是这样，对你的亲戚也是一样，我谁都不信任。这些人就只会厚着脸皮来要钱，却没有丝毫的感激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他们只知道幸灾乐祸，只要认识的人里有比自己更不幸的，就会莫名其妙的产生一股优越感。假如我们让他们知道美雪的死因，这些人一定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戴着一副关心的假面具，过来猫哭耗子假慈悲。一旦确定我们真的

在为这件事伤神，他们就正中下怀，乘兴而归。万一我们说要报仇，那就更不得了了。为了美雪，工作、财产我都可以不要，万一这些人知道了我的打算，一定会拼命来拦阻。他们眼里只有我的钱，就怕我会为了报仇而散尽家产，让他们无利可图。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告诉他们实情，也不能表现出脆弱的样子，一步都不能让他们接近。”

健次郎娓娓道来，仿佛在说服自己，而不是在对祥子说话。

“还有，也不能让员工知道。”

绝对不能让公司的人因此而动摇，因为这些人包含家族在内将近有三百人，都把自己的生计交在健次郎手中，如果知道健次郎决意为了报仇而不顾一切，这些人绝不会置之不理。不难想像他们会举起大书“还我工作权利”的白旗，向健次郎抗议。健次郎连他们会说些什么都想到了：昧于私情，枉顾劳工权益！

若是坦白告诉他们美雪的死因，求取他们的同情跟谅解呢？这个念头一涌上，健次郎随即打消了这个想法。果真这样，亦不难想像他们会怎么说。他们会在标语板上写着：“不要让资本家将女儿品行堕落的责任推给劳工”，然后极尽能事污蔑美雪。

“祥子。”

健次郎握住祥子放在膝上的手，祥子反射性的用力抽回。大白天握手在过去三十年的夫妻生活中从不曾有过。过去，丈夫在白昼总是善于算计，好像活着

就只是为了工作。结婚以后，即使在闺房中，丈夫都不曾说过什么甜言蜜语。这样的健次郎在车中如此接近自己，还是破天荒第一遭。

“祥子，这件事只能我们两个人去做。要美雪去堕胎的是我们。结果也许是医生的错，不过，就像医生说的，有可能真的是美雪没办法支持到手术结束，我们不需要为这件事情责备任何人。我们不知道是谁让美雪怀孕的，就算知道，我们也不能因为堕胎的事而责备这个人。”

祥子像要拂去什么灾厄般，厌恶的拨开健次郎的手。因为健次郎所说的话跟自己所期待的相去太远，所以自然而然的反射出这样的动作。

“是吗？美雪还是个孩子，还是个高中生耶。这样的美雪居然怀孕了。为什么我们不能责备让美雪怀孕的人？”

“我们不能因为美雪怀孕就责备人家。美雪并没告诉我们她被强暴，在我们发现之前，她甚至没说她已经怀孕了。更何况，在我们知道了以后，她也不肯说出那个男孩的名字。她这么做，一定是担心我们会去责备这个男的。换句话说，美雪基本上是自愿‘接受’这个男孩，并允许他这么做。既然美雪都这样了，我们还有什么权利去责备这个人？”

“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说词。美雪为了这个男的死了，不，应该说是被杀了！你还要说这个人没有责任吗？”